

日前,我区作家天热长篇历史小说《蒙古铁蹄马》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多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从不同角度对《蒙古铁蹄马》进行了深入评析。

《蒙古铁蹄马》历时10年创作而成,是内蒙古作协“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推出的优秀作品,今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部作品讲述了中日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夕,内蒙古草原抗日寇和清朝腐败政府、保护草原、保护珍贵的蒙古铁蹄马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该部作品题材独特,写作手法新颖,人物形象饱满鲜明,语言富有浓郁的游牧生活色彩。作品一经出版,即引起广泛关注,被文学界誉为新时期草原小说的经典之作。本版今日刊发3位评论者对《蒙古铁蹄马》的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蒙古铁蹄马》： 蒙古族马文化符号的故事阐释

◎孙书敏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曾对内蒙古各族人民提出殷切希望:干事创业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蒙古马的生存条件恶劣,既没有舒适的马厩,也没有精美的食物,却可以在风霜雪雨的大草原上驰骋。蒙古马作为草原精神的符号,是草原精神在当代的呼唤与回应。

对蒙古马的符号化凝练和表达,当前的文学界久未有人以此作为题材,塑造出独具特色的蒙古马符号,传达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可喜地见到了天热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蒙古铁蹄马》近期出版。这部作品以小说的形式,建构了蒙古马的文化符号,用文学故事的形式,深度阐释了晚清时期蒙古民族的精神形态。

小说讲述了草原上王府的故事。弘吉剌部历来擅长驯养官马,优质的百岔川蒙古铁蹄马让日本人垂涎三尺。旺都特王爷、满都拉王、从日本留学的王爷家第三代精英——苏和,三代人坚持不懈地在逐渐颓败的历史洪流中分别选择依靠清政府、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帮助民主革命来保护蒙古马,保护草原。他们与日本人展开了斡旋与斗争。小说描写了中日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夕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抗日寇和清朝腐败政府、保护草原、保护珍贵的蒙古铁蹄马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

这部小说提炼了一个核心问题,作品拷问晚清时期蒙古民族的历史精神是什么?它以什么形态呈现的?这些问题通过故事性阐释最终得到了答案。这就是蒙古马作为文化符号所代表的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蒙古族精神与民族主义精神的结合,而其形态则是蒙汉团结共御外辱。小说的这个回答符合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历史现实,也是现代蒙古族小说常常呈现的故事背景和故事核心,这种提问和回答的方式继承了近代蒙古族小说的民族主义小说传统。

就其取得的成就来说,这部小说对近代以来蒙古族汉文小说创作有所继承或推进有三:一、“马”文化符号的提炼和故事性阐释。二、按照历史的事实,在时代洪流中完成蒙古族英雄的塑造。三、在蒙汉交融、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中探索蒙古民族的出路,提炼出蒙汉团结的历史意识。

一、“马”文化符号的提炼和故事性阐释

首先,这部小说塑造了蒙古马的群像,既丰富了蒙古族动物故事传统,也提炼了当代蒙古文化符号。蒙古族文学的动物故事源远流长。因为萨满教的原因,神话中描写马、狼、熊、狐狸等动物,以表达动物崇拜,马的描写和刻画在蒙古族祝词和民歌中都有丰沛的创作。现代汉文创作较少吸纳本民族文学的这一传统,日渐减少了对动物的关注,甚至作为游牧民族文化符号的“马”和狼的写作也并未收到足够的关注。《蒙古铁蹄马》重新挖掘了本民族蒙古马的核心价值,将马提炼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并以此为窗口,观察和思考历史及民族精神的走向。这种眼光具有丰赡的民族意识。作者着力刻画了蒙古马的群像,极力挖掘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蒙古马精神。主要表现在马形象的精彩、人与马的温情、蒙古马精神的揭示。

文中马形象描写精彩段落异彩纷呈。比如文中旺都特王爷的白龙马、满都拉的赤兔马、苏和的青虎,这几匹重点刻画的马形象,都有神来之笔。作者也刻画了苏和与青虎之间的亲密关系,展现着游牧民族以马为伴的人间情怀。

作者选取的是“御马园的蒙古铁蹄马”,这群高贵的马,在意象符号上,代表蒙古族族群,保护蒙古马群就是保护、继承民族精神。可知,作者是从一个核心的“马”文化符号作为小说意象,挖

了一个小的进口,探讨了一个大问题。

二、按照历史的事实,在历史矛盾中深度描写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在时代洪流中完成蒙古族英雄的塑造

马群像固然是核心,但围绕蒙古马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才是马符号中自生的语境,马符号与其生成的语境,形成了小说的核心故事及核心人物。作为历史小说的《蒙古铁蹄马》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历史洪流中的蒙古族先驱,其中民族意识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物主人公的核心思想。作品在历史洪流中围绕国家存亡的历史矛盾,以保护蒙古马群为线索,深耕历史脉络,真实地呈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了苏和等承载民主主义运动时期探索民族道路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维系了蒙古族创作传统和汉语写作的史家叙事。

比如苏和的塑造,作者将苏和放在历史的漩涡中,围绕蒙古铁蹄马,将苏和的个人生活放入民族未来的历史矛盾中,让其锤炼成长,人物性格有血有肉,真实丰满。老王爷的命运,同样年轻的满都拉的悲惨结局,重申了旧制度的历史挽歌。尊重历史、尊重人物命运的规律,最终写成了感人、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

不得不说,这种写“英雄”的写作方法,继承了蒙古族文学一直以来对男性建功立业的英雄崇拜的民族自豪感。作者在蒙汉文化交融下塑造人物,建构了具有蒙古族意识、汉族人思想、现代意识的新的蒙古族英雄。

三、蒙汉交融、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中探索蒙古民族的出路,提炼出蒙汉团结的历史意识

本作品通过历史洪流中蒙古王府的具体生活与跌宕起伏的人物关系,高屋建瓴地探讨了蒙古族晚清时期的民族命运,在历史中客观地推论出民族团结抵御日寇的爱国主义主题。

无论是“马”文化符号的塑造,还是民族主义时期蒙古族民族英雄的塑造,作者致力于探讨和挖掘晚清以来,蒙古草原何去何从,民族精神又以如何的形态呈现出来这些问题。作者用整个故事探讨了这个问题。故事的走向在历史真实中建构了这种历史真相的阐释。在故事中,旺都特老王爷是相信日本人,也相信清政府的,但事实最终证明,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日本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草原上的人的的历史命运,其圈套深不可测。老王爷为了挽救草原,一步步上钩。新一代的王爷满都拉,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代表人物,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另一种道路的探索。最终,满都拉在悲愤中含恨而亡,代表着借助外国的技艺和资金来挽救草原的道路行不通。最终,小说的开放式结构证明,苏和除了跟随革命军,自力更生,再无其他道路可走。蒙古族从此与汉族等各族兄弟们走向了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狭隘的民族主义,重新汇流到民主革命大潮中,进入了近代以来民族革命统一大业。事实证明,民族革命蒙汉一家是历史潮流所趋。作者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让人物性格逐渐丰满,在人物与环境互动中,揭示历史浪潮,寻求历史事实与答案。这种写法真实而高明,是小说这种讲故事的形式对民族精神从马文化符号探讨民族精神和出路的深度建构,以故事的形式阐释了晚清时期蒙汉交融的民族主义团结共御外族的民族精神形态。

当然,若将作品与人类文明史上小说创作的经典作品相比较,作品则有许多不足。比如人物塑造有单一化倾向,思想深度仍需强化,作者拘泥于白描手法,对爱情的描写过于节制,没有进入情感风暴。作者对女性的描写缺乏充分的理解,女性人物形象过于单薄。建议作者今后尝试小说现代派的写作技法,而不仅仅拘泥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历史传统。



◎ 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

◎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 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新世纪草原文学的创新之作

◎任建

内蒙古的草原小说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便以其鲜明的马背民族的特色和浓郁的内蒙古草原生活、民族风情为人瞩目。从自治区成立至今,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经历了数十载艰难险阻的磨砺,形成了不同民族结构、不同艺术风格、不同年龄组合的草原小说创作群体,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颇具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草原小说代表作品。

天热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蒙古铁蹄马》(作家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是内蒙古作协“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推出的优秀民族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作品不仅描绘了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夕内蒙古草原弘吉剌部蒙古族人民抗日寇和清廷的生活和斗争,而且采用了蒙古族古典文学的叙事风格,运用意识流手法,散韵结合,叙事状物,颇具鲜明的草原文学特色。这部小说再现了19世纪末蒙古族游牧部落浓郁的草原民族风情,诸如弘吉剌王府、百岔川御马苑、那达慕、祭祀等等,把知识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展现蒙古族古老独特的民俗文化,特色浓郁,散发着草原沁人心脾的芳香。

天热生于草原,长于草原,故而热爱草原,谙熟草原,更离不开草原。作品紧扣草原的生态和蒙古族人民的生存命运,用激情和热血建构草原民族人文精神和客观世界。草原上的蓝天白云、鲜花芳草、王府宅院、御马苑、蜿蜒的河流、明净的湖泊、雄伟的山峦、浩瀚的戈壁沙漠、奔驰的骏马,这些自然客体经过作家的主观观照,注入了鲜活的思想感情,构成了具有艺术生命的草原文学自然环境。放牧牛羊、马上驰骋、穹庐毡帐、裘衣牧歌,以及奶文化、马文化、茶文化……都充满了蒙古草原的韵味,构成了草

原文化丰富多彩的人文地理环境氛围。这种草原自然景观与文化环境描写得愈典型、愈鲜明,愈有助于对草原人民的深入刻画。在天热的笔下,草原的自然景观既舒展恬静、清新明丽、富于诗情画意,又苍莽浩瀚、粗犷雄浑,给人一种特殊的审美愉悦。例如,“百岔川笼罩在明媚的寂静中,附近的空气清新澄澈,透明似一面镜子。远处,是一片柔和而温暖的雾气。天边,牛乳般洁白的云朵也停下了游动。没有风,草浪平息了波澜,百岔川河缓缓奔流。虫鸣、羊咩、马嘶、犬吠在草原上荡漾开来,像音乐的合奏一般……”这里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高度和谐,融为一体,沁入心脾。

《蒙古铁蹄马》还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游牧生活的语言特色。草原文学是草原生活的语言艺术。作品大量采用和保存草原游牧生活中的常用语、习惯语和民间传统的歌谣、谚语、格言、警句。从民间口语提炼、加工成散发着奶酪香味的文学语言,清新、醇厚,色彩浓郁,极具感染力,展示出作者长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从深层次表现草原人民的思维方式、习惯爱好及审美情趣。二是长于艺术的、抒情的表现手法。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融合,形成多样化的草原文学表现风格。作品中意识流描写、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科学运用,从开篇就已使用,令人目不暇接。小说中草原文学的抒情性,是同它植根于大草原的自然景观以及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三是以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写马状物,妙笔生花。将马赋予人的情感、意识和行为,精彩纷呈、回味无穷,这在整部作品中处处可见,闪烁着作者创新艺术的智慧光芒。

《蒙古铁蹄马》的思想与艺术特色

◎里快

在多部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艺术探索与资源储备,天热厚积薄发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蒙古铁蹄马》。

《蒙古铁蹄马》没有宏大的叙事,也不事精雕细刻的状写描摹,只是抓住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前夜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弘吉剌草原上的风云变幻编织文本。眼前的草原平静优雅,背后却是列强们在中国地盘上的相互倾轧与血腥争夺,以及大清帝国的积贫积弱和软弱无能。内忧外患,致使弘吉剌草原日渐萧条,当政者试图通过变革,挽救部族,保卫家园。谁知,却恰恰为列强所用。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与淬炼,最终,革命成为弘吉剌草原的唯一选择。一片草原,连接着一方国际风云;一座王府,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关注的中心。弘吉剌草原为大势所裹挟,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作者天热知微见著,将一段很短却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不动声色地呈现在了受众面前。

就题材的发现而言,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而这部小说正是对极端“个案”的关照。由此,作品从选材开始,即具备了成功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天热在表达这一意图时,采取的书写形式十分隐晦。

作品中的人物,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军事目标亦大不相同。动荡不安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得弘吉剌草原在十分困顿的条件下,倡导实业,兴办实体,组建、训练自己的武装。

然而造化弄人,弘吉剌草原的这些举措,正是日本方面求之不得的,因而从一开始就被日方所觊觎,最终成为战争中日方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更大的悲剧在于,弘吉剌王府虽然对日本方面一直存有戒心,但在具体环节上却疏于防范,以至于事变突起时,不得不仓皇应对。直到这时,才对日本人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有了透彻的了解,但为时已晚。阴险凶恶的日本“友人”已经撕掉面具,调转了枪口。善良的弘吉剌人只得咬牙还牙、喋血抗争。在强敌的逼迫下,最终汇入对外抗击列强、对内推翻清政府的洪流中。

所有这些作者并没有予以明确展示,而是从开篇之初即制造悬念,其直接承担者是一个又一个作为情节节点的小故事。之后,随着画面的逐步开阔,小悬念构成大悬念,小故事连成大故事,将整个文本从头到尾都封闭在一个扑朔迷离的“空间”里,不断地调动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只待全篇结束,方才豁然开朗。

在天热的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性格鲜明。比如,川岛的阴险狡诈、深不可测,满都拉的稳健练达、坚定执着;藤村的好勇乖张、引而不发;苏和的睿智刚毅、富有远见;美惠子的贤淑善良、含而不露等等,通过一系列相关的行动得到展示,又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又一个矛盾冲突,走向命运的终点。行动即性格,由不

同行所决定的不同性格是人物的灵魂,也是一部作品,尤其是大部头作品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天热深解其义,故而展示得非常自觉。但精彩之处不在此,而是与此相关的种族与文化特征。即作家在揭示单个人物性格的同时,也为两个人物群体不同的性格特征打上了鲜明的种族与各自民族的文化印记,使其分别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性的集合概念。比如日本人狭隘的岛国意识,意欲侵吞世界的野心,以及由此决定的奸诈与凶狠;中国草原人民热爱家园、期盼民族振兴、对草原与生命的图腾崇拜、理解包容而又嫉恶如仇等等。以往,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曾看到过这种现象,但就其刻画的鲜明性、准确性与一致性而言,《蒙古铁蹄马》略胜一筹。认真研究这一表现形式,应当是文学美学范畴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天热的小说创作向来注重从生活中发现和选取素材,“生活化”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这使得他的创作始终为现实主义所拥抱。在这一点上,比之他的中短篇小说,《蒙古铁蹄马》要表现得充分一些,作品对某些场景的生活化展示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比如,对乌雅马青虎从李全身边逃离出来、半路上用蹄子脱掉笼头时,从失败到成功的书写,不到300字的篇幅,却将整个过程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当中,知与行的统一,动与静的契合,情与景的交融,在一系列具有确定意义的动词密切配合下,惟妙惟肖,恰到好处,让人不由得拍案叫绝。在《蒙古铁蹄马》中,这样的篇章并不是“稀有之物”。作家对生活的忠实与细致入微的观察,得到的是生活在自认为恰当的时段,给出的对作家丰厚的回报。生活也丰富了作家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艺术表现能力。与之前的中短篇小说相比,《蒙古铁蹄马》的语言要丰富得多,厚重得多,具有很强的质感与吸力。它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作家忠实于生活的程度,决定着作品的成败得失。

在《蒙古铁蹄马》中,天热由马切入,统摄全篇,凭借出色的驾驭能力,稳步向前。马,既在情节推进中承担着线索的作用,又是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地域文化符号;马,背负着一个故事及其深刻内涵不断前行,故事在马的跃动中持续延伸。这是作家精心谋划的独特的文本结构方式,也是《蒙古铁蹄马》最鲜明的艺术特色。然而有些遗憾的是,这一设置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预期效果。作为全篇唯一的一条线索,蒙古铁蹄马应当被塑造成一个“灵物”,一个特殊的“文学形象”,尤其是至关重要的群体形象,可作品中的这方面尚有欠缺。从整体上看,分配给马的文字很少,全部分散、游离在其它文字当中,难以形成完整的故事链条或者集体形象概念,尽管其中不乏精彩之笔。